

納蘭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 纳兰词笺注

〔清〕纳兰性德

／著

张草纫／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 纳兰词笺注

〔清〕纳兰性德 / 著  
张草纫 / 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兰词笺注 / (清) 纳兰性德著; 张草纫笺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8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简体版〕)  
ISBN 978-7-5325-8479-6

I. ①纳… II. ①纳… ②张… III. ①词(文学)—作品集—中国—清代②《纳兰词》—注释 IV. ①I222.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0720 号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简体版〕

### 纳兰词笺注

[清] 纳兰性德 著

张草纫 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39,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5325-8479-6

---

I·3175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修订本序言

纳兰词笺注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初版发行后,承蒙读者厚爱,已经陆续印了五版。读者对这本书的反映还不错,但我自己知道其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尚不少。近八年来,我又不断地收集到一些资料,可以弥补初版的缺漏。现征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赞同,把初版本重新加以整理,改正了存在的某些错误和问题,并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作为修订本重新出版。

古籍书与一般作品不同。一般作品偶有错误或错别字,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而古籍中则难以识别。如初版水龙吟 题文姬图的注文中,把贺新郎 七夕词“巧拙岂关今夕事,奈痴儿呆女流传谬”的作者宋自逊误为秦观。后来在编写纳兰性德词选时我自己也没有觉察,就照样收录了。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又如初版秋千索(垆边换酒双鬟亚)一词中,注文引王安国 清平乐词“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排版时把作者姓名

误植为王安石。二〇〇一年出版的饮水词笺校也就以此词的作者为王安石，遂致以讹传讹。但书已销售了，无法更改。只能在这里提一下，一方面是向读者表示歉意，另一方面也是鞭策自己，今后要把工作做得更完善些。

化用前人用过的词语，是写作旧诗词的一种常用手法。在初版中，由于觉得有些词语虽然源出于前人的作品，但意思明白易懂，所以就省去不注了。如东风第一枝桃花词“是谁移向亭皋”，作者所以用“亭皋”，是由于王安石移桃花示俞秀老诗中有“枝柯蔦绵花烂熳，美锦千两敷亭皋”的句子。现在看来，还是注得清楚一点好，有时可以避免产生歧义。又如月上海棠瓶梅词“双鱼冻合，似曾伴个人无寐”，初版只注了“双鱼”：“即双鱼洗，古代的盥洗器皿，作双鱼形于上，表示吉祥的意思。”原以为这样已经很清楚了，没有进一步说明这里咏“瓶梅”所以要提到“双鱼洗”，不仅是为了表明寒冷，而且还引用了张元幹夜游宫词“半吐寒梅未坼，双鱼洗、冰澌初结”的句意。而饮水词笺校以“双鱼”为砚名，并引叶榭端溪砚谱：“砚之形制，曰凤字，曰凤池，曰合欢，曰玉台，曰双鱼。”以“冻合”为“砚底、砚盖冻结在一起”。这样解释虽然也讲得通，因为无非是表示寒冷而已，但实际上与性德的原意不符，所以修订本把张词补上去不是没有作用的。

初版中的地名注释有不少混乱之处。因为有些地方多地同名，或一地异名，有些地点太小，词典、方志上也没有收录。如乌龙江，有的纳兰词注本认为即松花江，有的认为即黑龙江。我根据吴振臣宁古塔纪略“爱莹（按即瑗瑛）木城四周皆山，城临乌龙江”之语，且“乌”与“黑”同义，

姑定为即黑龙江。有些地名参考了近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和有关省的省志作了些修正和补充。至于性德的经历事迹,由于直接的资料不多,大部分是根据康熙帝历年在各地巡视的记录来推定的。但性德毕竟还有他自己的行动,独自出行或游历,或与友人一起游赏等,因此完全根据康熙帝或某些友人的事迹来推断,也未必允当。如十三陵、昌平、西山宝珠洞等地,他完全可能独自去游览或与友人同往,不能仅根据康熙帝的行踪来确定词的写作年份。而且一首词的写作年份往往与词的内容有关。如临江仙谢饷樱桃词,如认为饷樱桃者是徐乾学,可以把这首词的创作系于康熙十二年;如认为饷樱桃者为宫女,则性德担任侍卫职务的任何一年都有可能(樱桃熟时他不在北京的年份除外)。又如浣溪沙(十八年来堕世间)词,如认为所写的是作者的妻子卢氏,则应系于康熙十三年;如认为所写的是沈宛,则应当作于康熙二十三年。所以现有的关于纳兰词作的编年,存在很大的差异。

本书初版问世后,这几年内又出版了多种纳兰词(或饮水词),其中有两种是笺注本:一九九六年张秉戍笺注的纳兰词笺注和赵秀亭、冯统一笺校的饮水词笺校。张秉戍本的注释比较简单,不过它附录的对纳兰词的集评以及论文索引等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赵秀亭、冯统一笺校本对史实有较详细的叙述,对性德与友人之间的交往以及生平编年等都花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稍感不足的,是对某些作品本身的理解、分析,似有点牵强附会。词是艺术,每一首词都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如果抓住其中的某一句加以引伸扩大,比附史实,而不管与其余的词句有没有矛盾,则必然会导致对词意产生误解。如临江仙谢饷樱桃词,饮水词笺校

一书对我初版中的“此词为酬一宫女遗赠樱桃而作”提出异议,以为“未得词旨”,并逐句比附康熙十二年性德会试中式后因患寒疾未参加廷试的事实,认为饷樱桃者应是其座师徐乾学。但对词中“强拈红豆酬卿”句却一笔带过,略而不谈。窃以为对座师称“卿”,未免失礼。而且以情侣之间表示相思之情的红豆回赠,亦太觉不伦了。又如浣溪沙西郊冯氏园看海棠,因忆香严词有感词,饮水词笺校认为是为怀念龚鼎孳而作的。但词中有“断肠人去自今年”、“倩魂销尽夕阳前”的句子,把“断肠人”、“倩魂”这样的词语用在一个五十九岁的老头身上,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况且词的标题是“因忆香严词有感”,分明是有感于香严词中提到的某件事或某个人,而不是龚本人。

鉴于本书初版与后来出版的著作在注释和对词意的理解方面存在某些不同的意见,因此借这次修订的机会,略作解释,以说明我对纳兰词的笺注工作的认识。诗无达诂,各人理解不同,见仁见智,原是很平常的。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见解,申述各自的理由。读者可以同意某种解说,或同意另一种解说,也可以别有会心,提出另外的见解。这个修订本名曰修订,其实也只是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某些改正和补充。此外,针对性德早年恋爱事迹还很少有人研究的情况,我撰写了纳兰性德早年恋情探索一文附于书后,以期对理解性德早年的爱情词作些探索。

有关纳兰词的问题还有许多,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和解决。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著作或论文发表,把研究纳兰性德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张草纫

二〇〇三年三月



## 前 言

清兵入关之初，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清皇朝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把各地的义军一一击败。及至清朝的第四代皇帝康熙时代，抗清的浪潮逐渐平息，清政权渐趋稳固，就改变以镇压为主的民族政策，而采用安抚的手段。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是尊经崇儒，开设博学鸿词科，以网罗汉族知识分子。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各种文化学术都有所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的词也并不例外。

词起源于中晚唐，历五代，至宋代而达到极盛时期。但在入元以后，已渐衰微，明末清初又重新兴盛起来。清初词人，如吴伟业、曹溶、宋琬、龚鼎孳、吴绮、毛奇龄、陈维崧、朱彝尊、彭孙遹、王士禛、曹贞吉、顾贞观、厉鹗等，都是很著名的。而其中最特出的，则为纳兰性德。胡薇元《岁寒居词话》称他可与“竹垞（朱彝尊）、其年（陈维崧）鼎足词坛”；况周颐《蕙风词话》尊他为“国初第一词人”；谭献在《篋中词》中谓他与项廷纪、蒋春霖“二

百年中分鼎三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他更为赞赏，甚至说：“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见后人对他的推崇。

纳兰性德(一六五五—一六八五)，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出身满族贵族，隶属正黄旗。在明代初叶，满族分为三大部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力量最强。性德的家族属于海西女真。各部族之间经常发生争战和兼并。至明代末叶，海西女真为建州女真所吞并，纳兰性德的曾祖父金台什战死。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为了安抚海西女真的余众，纳金台什的妹妹为妃，生下的儿子就是清太宗皇太极。因此，纳兰性德的祖父与康熙皇帝的祖父是表兄弟。

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太子太师等职，权倾朝野。明珠是一个善于弄权的官僚，他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贪婪无比。

纳兰性德十七岁进太学，十八岁中举，十九岁会试中式，因患寒疾，没有参加殿试。二十二岁第二次参加考试才考中进士，被授予三等侍卫的官职。后又晋升为二等侍卫、一等侍卫，直到三十一岁去世。侍卫是皇帝的贴身随从，纳兰性德被康熙帝留在身边，显然由于他是满族人，又与康熙沾上一点亲戚关系，才得到皇帝的宠信。他多次跟随康熙出巡，到过京畿、塞外、关东、山西，最远的一次还去过江南。作为八旗子弟，他能文能武，韩菼称他“君日侍上所，所巡幸无远近必从，从久不懈，益谨。上马驰猎，拓弓作霹雳声，无不中。或据鞍占诗，应诏立就”。<sup>〔1〕</sup>性德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怀抱，作一番于国于民有利的事

业，“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在干鞍前马后枯燥乏味的打杂工作，又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生活。因此在他的诗词和给友人的信札中常流露出消沉的心情。在九年的侍卫生涯中，他只做了一件实际工作，那就是北赴梭龙进行侦察。

梭龙即索伦部，是分布在西起石勒克河以及外兴安岭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一带的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族的总称，向来处于清皇朝的统治之下。在三藩叛乱期间，清室忙于在南方用兵，无暇北顾，沙皇俄国便乘机东进，不断挑起边境纠纷，还侵占了大片土地。清廷平定三藩之后，回过头来着手处理北疆的事务，于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八月命郎谈、彭春率领一支队伍赴梭龙进行侦察。纳兰性德亦是其中一员，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徐乾学在碑文中说：“及卒，上在行宫闻之震悼。后梭龙诸羌降，命官使就几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一〕

性德在康熙十三年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兴祖之女为妻。夫妻十分恩爱。可惜时间不长。卢氏在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产后病故。性德非常哀痛。纳兰词中有不少描写爱情、思念和悼亡的作品，都是为她而写的。三年后续娶宣氏为继室，感情也不错。性德还有一侍妾颜氏。据颜氏所生子富格生于康熙十四年推算，性德纳颜氏可能在十二、十三年之间。十二年春性德因患寒疾未参加殿试，失去了科举制中最好的一次晋升机会，心中很抑郁。况且已年届婚龄，明珠夫妇欲为他娶妻，可能一时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合适人选，于是先

为他纳一侍妾，以慰其孤寂，并且照料他的生活。性德在扈驾至辽东、五台山、江南一带巡视及赴梭龙侦察的行役途中所写的一些思家的作品，显然是为宣氏和颜氏而作的。

长期的侍卫职务使性德精神上感到十分苦闷，加上他早年的词友顾贞观、严绳孙辈相继离开了北京。宣氏、颜氏多半只是贤妻良母型的女子，不通文墨。所以他希望能得到一个有才艺的、能沟通思想的女子为伴侣。后来经顾贞观介绍，他于康熙二十三年冬南巡归京后纳江南艺妓女词人沈宛为侍妾。性德为她另构一曲房，属严绳孙书其额曰“鸳鸯社”。两人十分投契，情深意重。可惜这段美好的姻缘为时甚短。可能是由于性德是帝座的贴身侍卫，娶一社会关系复杂的汉族民间女子为侍妾与机要的警卫工作有碍，也可能是明珠认为性德与这样的女子结合会影响性德的仕途，使性德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与沈宛仅相处了三四个月，不得不分手。沈宛于康熙二十四年春返回江南。纳兰词中有几首思念沈宛并表示悔恨的词，为数不多。因为就在当年的五月三十日，性德便离开了人世。

性德酷爱读书，徐乾学称他“自幼聪敏，读书一再过即不忘。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三〕。特别是在因病未参加廷试以后的三年里，“益肆力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古人文辞，三年而学大成”〔四〕。他还喜欢结交有才学的人。韩菼说他与“达官贵人相接如平常，而结分义，输情愫，率单寒羈孤侘僚困郁守志不肯悦俗之士”〔五〕。当代的名士，如朱彝尊、陈维崧、严绳孙、梁佩兰、姜宸英、顾贞观、秦松龄、叶方蔼等，都和他有很深的情谊。这些人的年纪，要比性德大二十五到三十岁。他们相识

时，性德还是个年方弱冠的青年公子，而这些人已接近五十岁，要比他长一个辈分。他们所以能不顾年龄差别，结成忘年之交，是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是相互倾慕对方的才学。这些中老年文士虽然有了相当的名望，或担任过一定的官职，但世路蹭蹬，并不得意，因此把性德看作平生的知己。如朱彝尊在挽诗中说：“斯人不可作，知己更谁怜。”陈维崧在贺新郎 赠成容若词中说：“昨夜知音才握手，笛里飘零曾诉。长太息、钟期难遇。”

性德对这些文人朋友寄予很大的同情和关心，尽己所能给予他们政治上的庇护和经济上的周济。性德与顾贞观交情最深，当顾贞观遭到他人攻击之时，性德曾帮他排解。顾在祭文中说：“洎逸口之见攻，虽毛里之戚，未免致疑于投杼，而吾哥必阴为调护。”康熙十九年，姜宸英以母丧南归，得到过性德的资助。姜在信中说：“軫念贫交，施及存歿，使藐然之孤，虽不能尽养于生前，犹得慰所生于地下。”<sup>〔六〕</sup>最为人称道的是营救吴兆骞。吴兆骞，字汉槎，是清初江南有名的诗人。他于顺治十四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了举人，不料有人告发主考官舞弊，因而卷入了科场案。清廷下令清查，把考生全部押送到北京，在殿前复试，戒备森严。吴汉槎虽然是有真才实学的，在这种场合也吓得战栗不能成文，交了白卷。结果被流放到宁古塔。顾贞观是吴汉槎的好友，写了两首金缕曲寄给吴汉槎。性德读了这两首金缕曲，大为感动，顾贞观乘机请求性德营救吴汉槎。性德又去恳求他的父亲明珠，终于在康熙二十年把吴汉槎赎回。

纳兰性德的这些忘年之交，大半是明朝的遗少或世家子弟。如严绳

孙是明朝刑部侍郎严一鹏的孙子，明亡时严绳孙已二十多岁；陈维崧是有名的东林党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的儿子，曾考中过崇祯十五年的乡试，明亡时亦已二十上下；叶方藹的父亲叶重华在明朝官至太常寺少卿。他们对于异族的入侵没有勇气和力量抗争，只能接受现实，并且经过一段时期的隐遁，又顺应时势出来为新朝效力。然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毕竟与旧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不敢明确地表达出来，只能把故国之思化作兴亡之感。这一点在严绳孙的秋水集中表现得最特出。如“兴亡满眼今何夕，去住无心我未僧”（灵岩呈继大师），“总是兴亡千古地，莫教潮汐送闲愁”（秋日杂感）。陈维崧 虞美人词曰“年来生怕说兴亡，笑指楚天新雁两三行”，表明的也是这种思想。

纳兰性德经常同这些人接触，思想上未免受到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流露出兴亡之感：

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望海潮）

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尽成非。

（满庭芳）

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南歌子）

他把国家朝代的盛衰兴亡，归之于天命，而且认为天意莫测，世事翻覆不定，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逆来顺受。不仅如此，他经过十三陵，看到前代帝王的陵墓一片荒凉，还深表同情：

行人莫话前朝事，风雨诸陵。寂寞鱼灯，天寿山头冷月横。（采

桑子）

休寻折戟话当年，只洒悲秋泪。斜日十三陵下，过新丰猎骑。

(好事近)

前朝帝王的陵园，成了新朝王室的游猎之所，确实是可悲的。不过这毕竟是遗民的感情，作为一个满族的贵族公子而有这样的感情，就不寻常了。

纳兰性德认为个人的穷达，也是由命运决定的：

自古青蝇白璧，天已早安排就。(霜天晓角)

而且有才学的人，命运偏偏不好，痴顽无知的人，命运倒好。天道就是这样不公正：

慧业从来偏命薄。(湘灵鼓瑟)

高才自古难通显。(金缕曲)

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呆女。(水龙吟)

因此可以说，纳兰性德的思想，既有消极的宿命论的一面，也有不满现实、蔑视庸俗、同情落魄不遇之士的积极的一面。

性德对自己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并不满意。韩菼说他“君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sup>〔七〕</sup>。他自己也说：“仆亦本狂士，富贵鸿毛轻。”(野鹤吟赠友)对侍卫工作也并不喜欢：

金殿寒鸦，玉阶春草，就中冷暖谁知道。(踏莎行)

须不羨承明班列。(金缕曲)

他处身于富贵场中，却把功名利禄看得十分淡薄，一心想到山林中去过隐居生活：

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金缕曲）

安得此山间，与君高卧闲。（菩萨蛮）

纳兰性德的作品，在他去世后由他的老师徐乾学编成通志堂集二十卷，包括赋一卷，诗、词、文、渌水亭杂识各四卷，杂文一卷，附录二卷。其中以词最具特色。

纳兰性德受生活的限制，与广大劳动人民接触不多，也没有经历巨大的社会变动，因此他的词题材比较狭窄，思想境界也不高，主要只反映他个人的感情和经历，不过写得真切感人，而且没有矜才使气、堆砌辞藻等习气，因此深受当时与后世读者的喜爱。

性德的恋爱事迹，现在已很难查考。据清人笔记，他曾与表妹相爱，后表妹被选为宫女。从遗留下来的词的内容看，他有不止一次的恋爱。他的爱情词，不同于有些词人所写的对歌妓舞女的逢场作戏，而是表达了十分真挚的感情。有的描写初遇时的心情：

正是辘轳金井，满砌落花红冷。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

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如梦令）

五字诗中目乍成，尽教残福折书生，手挹裙带那时情。（浣

溪沙）

有的描写重逢时的情景：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凤翘。



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阑叩玉钗。（减字木兰花）

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虞美人）

而更多的是对逝去的爱情的思念和追忆，这种感情刻骨铭心，即使过了许多年，仍然忘不了：

彤云久绝飞琼字，人在谁边？人在谁边？今夜玉清眠不眠？  
香销被冷残灯灭，静数秋天，静数秋天，又误心期到下弦。（采桑子）

近来怕说当时事，结遍兰襟。月浅灯深，梦里云归何处寻？（采桑子）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虞美人）

此情已是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采桑子）

时人和后人评论纳兰词，或谓其“哀感顽艳”，或谓其“缠绵婉约”，或曰“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或曰“柔情一缕，能令九转回肠”<sup>〔八〕</sup>，主要是指这一类词。

纳兰性德与妻子卢氏十分恩爱。纳兰词中描写闺房生活的如：

露下庭柯蝉响歇。纱碧如烟，烟里玲珑月。并着香肩无可说，  
樱桃暗吐丁香结。笑卷轻衫鱼子缬。试扑流萤，惊起双栖蝶。  
瘦断玉腰沾粉叶，人生那不相思绝。（蝶恋花）